

# 李平书 王才运 绅商意难平,裁缝也革命



李平书(1854-1927)

原名安曾,字平书,30岁改钟珏,号瑟斋,60岁别号且顽。宝山高桥(今属浦东新区)人。1900年后入张之洞幕,历任湖北武备学堂总稽查、提调。1903年转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江苏铁路公司董事。上海光复功臣之一,后担任沪军都府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局长。



王才运(1879-1931)

名士通,字才运,奉化长寿乡人。13岁至上海随父学艺,初上门外接料加工,时称“包袱老板”,后租房自开王荣泰洋服店。1902,与族人合资开设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任经理。1916年改为独资经营,时人誉为上海西服业鼻祖,“红帮裁缝”名师。

1911年10月13日晨,上海那条狭窄的报业一条街——望平街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报贩齐聚各报馆门口,大批的市民也来探听武昌起义后的最新消息。此时,上海绅商领袖、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正在书房里读着报馆转来的电讯稿,心潮起伏。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时势至此,不能守闭关之义,当审察情势,以为进止。”

## 绅商领袖的革命之路

李平书出身中医世家,34岁才在广东当上了知县,任内因支持农民抗击法国军队侵占广州湾被革职,事后李鸿章说,“天下州县皆如李令,洋人敢要我中国土地耶?”

1905年,李平书和一批商人在上海创设总工程师,4年中修筑道路60多条,修理、拆建桥梁50多座,新辟、改建城门3个,疏浚河浜9处,修筑驳岸、码头11座,为上海做了大量的实事。

清末,朝廷糜烂,政治前途难以抉择。绅商不喜革命,倾向于立宪,但三次申请立宪都被拒绝,立宪之门,已被堵死。如今武昌起义了,李平书知道照此情形上海也难免,此时身为自治会总董的他陷入两难。直到他的莫逆之交沈缙云的到来,才让他下定决心。

银行家沈缙云曾代表上海商会到京城请愿立宪,遭拒。之后沈缙云转向同盟会。辛亥革命的十余天后,他找到李平书,在寓所密室计议:

沈曰:“顷得私电,汉阳有难保之信,万一失守,武昌亦危,若此次失败,我汉人尚有噍类耶?”

李答:“某亦知报纸捷电之不可尽凭,盖筹之熟矣!此次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

沈缙云跃然起,曰:“先生有此意耶?日来沪上党人正谋此举,特非先生赞同不可。今欲介同志于先生,其可一见乎?”

沈曰:“可。”

自此,上海的绅商界与革命党坐在一起,开始谋划起义。

11月1日,绅商与革命党两方开会,会议通过了上海首先发难的方案。这一方案是由同盟会会员陈其美首先提出。一开始,与会绅商大都不同意陈其美的革命方案,李平书站出来,力排众议,赞同陈其美,方案最终得以通过。

两天之后,陈其美立功心切,没有与李平书商议,就直接带了百余人去攻打清廷在上海的最后堡垒——江南制造局。结果,陈其美被捕。李平书两次入局会晤总办张士珩(李鸿章外甥),请求释放陈其美,张不允。

陈其美被捕直接导致了上海革命的紧张。商会召开紧急会议,起草反攻令。由于此举的成败关系到数千人的性命,李平书毕竟是一介仁厚书生,在签发命令时,手直发抖。最终李平书签署并宣读了作战命令,众人为之欢呼,当即自愿参加者达六七百人。起义当天,闸北的起义巡警走漏了风声,只好提前举事。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闻变则抽调炮兵入制造局助守”,严阵以待。

4日凌晨1时,李平书的远方侄子李英石发出总攻令,商会团员、起义士兵及敢死队员数千从四面八方向制造局发起总攻。李平书坐镇在城内救火联合会筹划指挥。情急之下,张士珩急令炮兵营开枪,又令海军舰只助战。巧合的是,这些军官大多来自湖北武备学堂,是李平书的学生,在师生之谊的感

召下,他们保持中立。激战两个多小时,江南制造局被起义军攻下,上海光复。

## 第一套中山装的诞生

在上海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大人物如李平书一行人立下了赫赫功勋,而小人物也不甘示弱。其中就有一位名叫王才运的裁缝时来运转,成为总统服装的操刀人。

1911年,上海光复,孙中山抵达上海后,慕名来到位于南京路782号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定制了几套西服,衣服做好后,他很是满意。

其实这家店在一年前才开张,店的前身是1900年的“王荣泰洋服店”,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店。位置在浙江路、天津路交会处的忆鑫里附近,开店的是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店面是租的。之所以有名,是因为王睿谟曾经用三天三夜为革命党人徐锡麟做过一套西服,据说,徐很满意。

王氏父子,祖籍宁波。王睿谟40岁去日本打工,掌握了做西服的诀窍,1891年回国,到上海谋生。1892年,13岁的王才运被父亲带到上海一家西服店当学徒,经过几年的努力,父子二人开了他们的第一家店。

比起父亲,王才运更有经济头脑,他觉得光靠手艺糊口不够,应该开成小店,自己进料,承接加工,融加工、门市于一体,那才可以赚到大钱。后来他借钱拉了两名同乡当合伙人,真的开起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是一幢三层楼沿街店屋,一楼为店堂,二楼卖呢绒衣料兼营批发,三楼为加工场和店员、

学徒宿舍。这样的服装店,在上海还是第一家。

王才运对店员说,既然中国人做西装,就更要做得有外国人派头。所以他花大价钱长年直接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还从日本、俄罗斯请来手艺高超的老华侨。在王才运的经营下,荣昌祥的生意相当红火。

1916年4月,孙中山又一次走进荣昌祥。他从日本带回日本士官服和学生装的样稿,要求王才运参考样式制作一套能代表中国人的中国服装。王才运与一些打样、裁剪名师一起,根据孙中山的意愿,再三琢磨,设计出一款既简朴、又庄重,且具备西服挺、平、直、圆、顺、嫩、盛、密、匀等特色的新服装。这款服装是直翻领,衣服上有四个有袋盖的口袋,袋盖形似倒笔架,象征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起初,王才运在门襟用了7粒纽扣,孙中山看了,改为5粒,以象征五权宪法。袖口4粒纽扣则改为3粒,意为三民主义。这件服装按照孙中山的身材尺寸裁剪,制成后十分合身,又庄重大方,孙中山试穿后很满意,王才运即为这套服装定型,取名中山装。

中山装的制作过程有40多道工序,王才运不到三天就大功告成。孙中山穿着这套“中山装”在上海南京路走了一趟,全上海轰动,纷纷仿制,风行起来。1929年,国民党制定宪法时,将中山装定为礼服,并规定文官在宣誓就职时一律要身穿中山装。

1931年7月,王才运突发脑溢血去世,蒋介石、孔祥熙、王正廷等3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前去题像赞,怀念这位西服商人。

据《新京报》

# 大学女书记患癌症隐瞒家人3个月

“雪书记”者,张雪是也。54岁的她曾任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两所学校的师生,都习惯叫她“雪书记”。她的故事,要从一盏灯、一本笔记、一些责备和一张住院通知单说起。

## 一盏灯

首都师范大学主楼二层最东侧的办公室,灯光经常亮到午夜。顺着这盏灯,在学校遛弯的老师有时会推门而入,“雪书记,您还忙着呢,快休息吧!”

一天晚上,文学院教授冉红推开这扇门,她有难题需要寻求解决。冉红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她原创的一项科技成果转化示范项目,作为教育品牌多次获得国家与国际奖项,可是,这个项目因缺少资金濒临夭折。

冉红焦急万分,她与张雪一起共事18年,不想给老同事添麻烦却又不找张雪解决。当天晚上,冉红一吐包苦闷。

几周后,冉红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批复的文化创意产业创业扶持基金,项目得以顺利开展。

冉红没有亲眼看到张雪如何为自己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基金,但是有一次,她跟张雪去北京市教委开会,张雪从包里拿出一摞信,一一拆开来看,每一封都自己回复,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

“他们真正遇到了难题才会找到我,应当帮助解决。”听到张雪一席话,冉红感同身受。

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张汝胜也在这盏灯下,多次与张雪深谈。2006年,张雪刚回首师大,就面临学校干部队伍老化,急需换届调整的局面,短短两个多月,要完成80多名处级干部的调整、交流和竞聘。

张雪与被调整干部进行了上百人次谈话,每天都是后半夜回家。那天,张汝胜被排到深夜,谈完话出来,发现门外还有两名干部等着与张雪交谈。

在这盏灯下,张雪谋划解决学校发展的问题和关系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以及她自己也说不清的其他零零碎碎无法在工作时间一一解决的问题。

## 一本笔记本

在张雪的办公室里,有上百个厚厚的笔记本。

笔记本的每一页上,张雪都标注着日期,下面罗列着一条条、一件件——密密麻麻记满各种事项。翻开其中一个,不仅有党建、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学生培养等学校发展的“大事件”,也有学生食堂饭菜质量、老教职工生活补贴、教职工子女上学等琐碎之事。

事件不分大小,当事人不分远近,都是她为自己制定的有待解决的任务。每解决一件,她就划掉一件。有的事项刚写上去,就被划掉了,有的已经写上去几个月还没划掉,说明张雪还在为之努力。

当年,一名知名美籍校友准备回国工作,国内多所著名高校向他伸出“橄榄枝”,是张雪感人肺腑的诚挚邀请,使得这位校友毅然决定回首师大工作,成为该校引进“千人计划”人才的新成员。这位校友感慨地说:“是‘雪书记’感动了我,使我坚定了回母校报效国家的决心。”

肖玉环的事在笔记本上被划掉了。她是首师大的退休教师,一次北京市给职工发放生活补助,按职称高低分配,让不少没赶上评职称的老教师感到委屈,她尝试着向张雪反映,令她意外的是,张雪立即把他们的诉求反映到了市里,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在张雪的笔记本中,“学校平房区改造项目”曾被多次提及。学校青年教师住房难,她多次与北京市规划委等部门协调,使学校平房区改造项目得以通过,规划建成3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4年来,张雪笔记本中一件件待办事项被完成划去,然而,她自己的事情却鲜有提及。

在政法学院教授安云凤印象中,30年前的张雪就是现在这般,心里始终装着别人。“她读大学时的一天夜里,宿舍同学突发急病,张雪背着她走了几里路送到医院。”安云凤回忆说,张雪的品质似与生俱来,从不故作掩饰。

## 一些责备

“雪书记”有时也会受到责备。学校几次分房,她都没有主动申请。学校只分给她一套东西朝向不足80平米的两居室。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所长郭海燕为张雪着急,共事多年的她对张雪有些“无奈”。“自己的房子解决不好,她还总是热心帮助许多人解决房子问题。”近年来,在张雪的积极争取下,许多有困难的教职工分到了称心的居所。

为了工作,张雪牺牲了无数周末和假期。长期超负荷工作,她的身体严重透支。2009年底,张雪经体检查出患癌症。

“你真是铁做的!”中国音乐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催进也相当“无奈”。“一位老教授给张雪找了很珍贵的抗癌药物,她竟然给了一位同样患癌症的同事。她自己做手术时,白血球太低,已经降到1600!”王催进说。

“难道你的家人不抱怨你吗?”记者问道,张雪露出腼腆的笑容,“他们确实因为我超负荷工作又不按时吃饭说过我。”

其实,这些来自各方的“责

备”,多多少少都含着掩藏不住的心疼。

## 一张住院单

校办副主任王晓素已经不止一次为“雪书记”感到心疼。

在争取学校平房区改造项目期间,一天,王晓素陪着张雪去广安门中医院求医,好不容易挂上一位有名的老中医专家号。可是,排队时张雪接到一个电话,称市里要了解首师大平房区改造的事情并研究对策。

“她放下电话就要赶去市里,我拽不住。”王晓素说,自己以前只在课本里和电影里见过这种一心只为他人不顾自己的典型人物,现在这样一个人物出现在自己身边,却丝毫没有喜悦,只是抑制不住地心疼。

然而,更让王晓素既无奈又怜惜的,是一张被压了三个多月的住院通知单。

2009年底,张雪被确诊为癌症,当时正是学期期末,工作繁重,又逢春节,全家团聚,为了不耽误工作,也为了不影响家人心情,她隐瞒了病情,将医院的住院通知单默默装入口袋。

次年3月初,张雪部署完新学期工作后,才决定入院接受治疗。这时,她才向学校和家人说出病情,此时距确诊已经过去三个多月。入院之前,张雪还在学校部署新学期党建工作,并约新上任的中层干部谈话。

“我看到住院通知单都毛边了。”王晓素无法想象,这样一个看起来温婉柔弱的女人,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要命的抉择。

化疗期间,张雪还拖着虚弱的身体,奔走于市政府、市规划委等部门,为学校成功申请到平房区改造项目。

张雪也有遗憾,“陪家人的时

间特别少。”她回忆说,今年“十一”期间,自己有一整天时间回家陪婆婆,婆婆对她说:“你爸爸这些日子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张雪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但她却因两双鞋不能再穿非常遗憾。原来,看张雪整日劳顿,丈夫给她买了两双穿着非常舒适的软底皮鞋。可是,经过多次化疗,张雪的脚步肿得厉害,现在这两双鞋已经被撑大,不能再穿了。

据《京华时报》

## 人物介绍



张雪

女,1957年1月出生,汉族,山东人,中共党员,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1984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政法系,2001年获中央党校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学历。北京市第八次、九次、十次党代会代表,中共十七大代表,中共北京市委委员。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等职。